

小学生精品书库



Xiaoxuesheng
Jingpin Shuku

万兽之王

魏雅华 著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小学生精品阅读

万兽之王

魏雅华 著

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(皖)新登字 06 号

万 兽 之 王

魏雅华 著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杏花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 插页: 1 字数: 8 万

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修订版

1996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: 15,001-25,000

ISBN 7-5397-1237-6/I·269 (儿) 定价: 4.00 元

致小读者

今天的小学生，就是明天的社会栋梁。

今天的小学生，会碰到许多学习上的难题；到了明天，将要回答更多人生的试卷。

小学生只有在今天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，将来才能够适应飞速发展的时代，担负起 21 世纪赋予的重任。

如何提高自己的素质？这不仅仅是家长、老师所关心的问题，也是全社会都应重视的百年大计。为此，我们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——全国孩子们的知心朋友，从建社以来所出版的大批优秀图书中精选 40 种，经过重新修订编排，组合成这套“小学生精品书库”。

这套丛书分为思想品德、文学艺术、

文化教育三大类。各类图书既相对独立，又互相关联，共同构成一个体系。

根据小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实际需要，我们在编选中注意从品德、知识、娱乐、美育诸方面培养孩子的文明素质，充实孩子们的知识结构，供给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多种精神营养。每本书都力求做到思想性、知识性、启发性、趣味性和艺术性的完善统一，力求以活泼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来启发小读者的阅读和学习兴趣。同时也考虑到篇幅的适宜，使孩子们有时间阅读，喜欢阅读，读后有所收益。

亲爱的小读者，你想知道哪些杰出人物创造了什么样的辉煌业绩吗？你了解哪些神奇的动植物故事和自然景观，以开阔眼界吗？你想欣赏精美的文艺作品，以陶冶情操吗？那么，就请打开这套“小学生精品书库”吧！

编 者

1995年2月

内容提要

本书是我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魏雅华的科幻代表作，包括《神秘的掘墓人》、《玫瑰花在歌唱》、《万兽之王》、《花豹》、《小倒毛与倒栽蒜》、《虎啸声声》等八篇。魏雅华创作的科幻小说，文字清新，构思精巧，注意悬念的运用，并善于刻画人物，在中国科幻界独树一帜，受到读者尤其是广大少年儿童的欢迎。

序

叶永烈

“我们是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！”记得，这是魏雅华见到我的时候所说的第一句话。

那是1984年4月29日下午，我和妻外出回来，远远地，便看见母亲在阳台上朝我们招手。我猜想是来了客人。一上楼，果真，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，戴一副近视眼镜，正坐在沙发上。

哦，原来是魏雅华！他路过上海来看我。

他说话声音不大，冷静，双手常爱交叉在胸前。

一见如故。没有任何寒暄。

他那时在西安交通大学里工作，是一个工人。妻子是学校商店服务员。他生在西，长在西安。1959年高中毕业后，

由于某种原因，没有步入大学之门。不过，他酷爱写作，也就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。

我第一次注意起他的名字，那是在1979年10月，北京的《工人日报》连载一篇惊险科幻小说——《飞毯的风波》，署名“魏雅华”。这家报纸在五个月前连载了我写的惊险科幻小说——《生死未卜》。编辑刘濛、韩美圭、孟东明告诉我，这位新作者的作品写得不错。那篇《飞毯的风波》，便是魏雅华的科幻处女作。最初，我还误以为“魏雅华”是一位女性呢！后来，当工人出版社出版集子时，把我和他的作品收进同一本集子里。当我主编《中国惊险科幻小说选》时，也选入了他的这篇处女作。《飞毯的风波》是他科幻创作道路的起点。

他的科幻创作的巨大飞跃，在于他写出了《温柔之乡的梦》。这篇力作最初命运不佳，一连被五家杂志退稿。当这篇作品落到了《北京文学》编辑手中，在1981年1月号发表了。很快地，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小说选刊》和《新华文摘》都选载了这篇作品，魏雅华打“响”了！当联邦德国约我主编德文版《中国科幻小说选》时，我也收进了这篇作品。后来，在美国出版的、吴定柏编选的英文版《中国科幻小说选》，同样收入这篇作品。

一篇独具创见、广有影响的作品，往往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评论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这篇作品在中

国文坛上受到赞誉之际，也受到来自科普界的猛烈的批评。在各种场合，我总是为这篇作品辩解。我认为，这是一篇值得给予肯定的作品；虽然也存在一些缺点，但毕竟是次要的。我以为作者是有才华的，是中国科幻文坛上有潜力的新秀。不应以偏概全，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。迄今，我仍作如是观。

1983年，当《芒种》杂志在第七期准备以“求索篇”的名目发表估计会引起争议的魏雅华科幻新作《神奇的瞳孔》（以下简称《瞳孔》），事先寄来清样，约我写评论。我也欣然为之写了《科幻小说要有亮色》。那篇科幻小说，果然又引起一番争论。我在《科幻小说要有亮色》一文曾写道：

“在国内，关于科幻小说的争论是颇多的。有些同志以为威尔斯的《隐身人》不能算是科幻小说，只是‘幻想小说’，当然，他们也会以为《瞳孔》不能算是科幻小说。我觉得，我们不妨把科幻小说的概念放宽一些，提倡各种风格、各种流派百花齐放。”

“《瞳孔》的作者是年轻的有才华的作者。在科幻小说创作上，他进行了许多勇敢的探索。有的探索是成功的。《瞳孔》列入‘求索篇’，也意在探索。《瞳孔》文笔流畅，短句、短段，作者是有文采的。但是，在思想内涵上的缺陷，是应当注意的。”

我和魏雅华开始通信。他的字，一个个像刻蜡版似的，端端正正。

正因为有了那么多文字之交，我们成了“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”。

我们终于见面了，一口气谈了四五个小时。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唯一的一次会晤。

我感到欣慰的是，尽管这几年科幻小说创作跌入低谷，魏雅华仍以饱满的热情，挚爱着这位受到冷落的“灰姑娘”。他不断写出新作。放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《万兽之王》，就是他的新作的一个侧面。

他的科幻小说，文字清新，构思精巧，注意悬念的运用，善于刻画人物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尽管他的作品曾遭到过一些非议，但他仍不失为中国新时期涌现的一位优秀的科幻小说新作家。

我借用那篇《科幻小说要有亮色》一文的结束语，结束本文：“为创作更多更好的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科幻小说而努力。”祝他成功！

我也借此对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表示敬意，因为在低潮之中扶植、鼓励科幻小说创作是尤为可贵的。

1990年5月7日于上海

目 录

序	1
神秘的掘墓人	1
玫瑰花在歌唱	19
万兽之王	32
花豹	55
小跳蚤贝贝与“鞋王”	65
小倒毛与倒栽蒜	74
虎啸声声	84
“烂豆腐”外传	114

神秘的掘墓人

唉！我的那只心爱的虎皮鹦鹉小伽马，死了！

我和妹妹从发现它羽毛凌乱，精神萎靡不振，不吃不喝时就一直守护着它，可终于没能把它救活，它还是死了。

天上，阴沉沉的，像要下雨。

我抬头看看，那黑着脸的乌云正在从北往南倾泻，不一会儿，便把整个蓝天遮得严严实实，阴冷阴冷的。

我和妹妹来到后院，拿着铁锹，准备掘个小坑，把鸟儿埋了。

爸爸看到了，也跟着来了。爸爸看看鸟儿，它已经僵硬了，那美丽的丰采，一点儿也没有了，那凄惨的样儿，真叫人目不忍睹。

我拿起铁锹正要挖坑，爸爸说：“等等。”

我停下手，莫名其妙地望着爸爸。

爸爸说：“放在这儿吧，别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和妹妹一齐惊讶地问。

爸爸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放在这儿吧。自然有人来埋。”

“谁？”我更奇怪了。

妹妹说：“是妈妈吗？”

爸爸神秘地说：“不用问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不会让野猫野狗吃了？”

“我可不让！”妹妹叫喊起来，“小伽马太可怜了，它多好呀，跟我玩了一年多了，我可不能让野猫野狗吃了。”说着说着，眼圈儿也红了。

“还养了四只小仔儿呢！”我也叫喊起来，“一定要好好埋了它！”

“给它修座坟！”妹妹哭了。

“放心吧，”爸爸说，“咱们家哪来的野猫野狗？你看，那么些条带鱼还晾在那儿，什么时候少过一条？放心吧，有人来埋，比你埋得还仔细，还好！”

奇怪？会是谁呢？

我疑惑不解地拄着铁锹，猜测着，妹妹也一样。

爸爸就是不回答，一手拖了我，一手拖了妹妹，回屋里了。

可怜的小伽马，长躺在柿子树下，它再也不会叫、不会飞了。它已经永远地离开了美好的世界，离开了它的伴侣、儿女……唉！

谁会来掩埋它呢？

奇怪。我一点儿也猜不出来。

会是谁呢？

.....

—

夜里，落雨了。

滴滴答答，时大时小，时下时停。

我做了好多梦，梦见那只美丽的小鸚鵡忽然拍拍翅膀，打一个滚儿，立起来了！它左顾右盼，啄啄羽毛，欢叫几下，扑棱一声，又飞起来了。我高兴得一蹦老高！我一叫，它就乖乖地飞落在我的手上，叨我手心里的谷粒儿。它那黄色的带钩的鹰嘴噙着谷粒儿，把谷壳儿从嘴的两边儿再吐出来，噙得那么精巧，那么干净，一粒儿不漏，我还梦见它下四个蚕豆那么大的蛋，梦见它带着刚出蛋壳的、才长出茸茸的绿毛的小仔儿，噉噉喳喳地在散步……

夜里，我听见妹妹的床在响。她翻身起来，趿拉着拖鞋，披着毛衣，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向院子眺望。我看见她轻手轻脚地走向门口，伸手去拔门闩，才一拉，吧嗒一声，她吓了一跳，又赶快爬回她的小床上去了。

我知道，她跟我一样，也牵挂着那只鸚鵡——我

们的小伽马。它虽然已经死了，可躺在光光的地上，没遮没盖，大概也挺冷的，淋湿了吧？它难受吧？

爸爸妈妈睡在里间，都睡得挺熟，我听见那轻轻的鼾声。

一夜我都睡不好，睡着了便做梦，醒了便胡思乱想，心里直后悔：为什么不好好地把它埋了？让它在那儿风吹雨淋？

爸爸说，自然有人来埋。谁呢？我们这个院儿，谁能进来呢？

直到天亮的时候，我才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……

忽然，一个声音把我惊醒了。我细听，是妹妹，在后院里叫：



“哥哥，小伽马不见了！”

我一个鲤鱼打挺翻身坐起，下了床，向后院跑去，只见那柿树下面，湿漉漉光秃秃的地上，什么都没有，连一片羽毛也没有了！

我再细看，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！

二

我还是疑心让什么东西拖走了，我和妹妹先在满

院子找，哪一个旮旯拐角也不放过，前院、后院、树下、草丛、花坛……连厕所里都找遍了，一片羽毛也没找到，真的失踪了。

正找呢，爸爸端着刷牙缸从屋里出来了。他说：“别找了。找什么？我不早告诉你们了，有人埋。埋了，你往哪儿找去？瞎找！”

我和妹妹都愣在那里。

我说：“你说，谁埋的？”

“埋在哪儿了？”妹妹接着说。

“谁埋的？”爸爸一笑，说：“这是个秘密，你们去猜。至于埋在哪里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就在你们的鼻子底下，信不信？——到柿子树底下去找。”

“就在原地？我不信。”我奇怪地问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能掐会算。”爸爸神秘地笑着说，“不信？你去挖。”

我半信半疑，还在犹豫，妹妹却抓起小铁锹，真的去挖了。

我跟着去看。柿子树下，光光平平的地上，像是什么也没有，但仔细一看，昨天躺着鸟尸的地方，像是特别松软！

妹妹抓起铁锹，一锹、二锹、三锹……那地方的土质果真十分松软，土粒还特别细密，几锹便刨了一个深坑，果然，鸟尸就在下面！

天哪，确实有人埋了！

是谁?!

我和妹妹面面相觑!

我说：“一定是爸爸，要不，他怎么知道埋在这儿!?”

三

“我?”爸爸哈哈一笑，“我要是埋，昨天下午，一铁锹就埋了，何必偷偷摸摸地去埋?我要想埋，何不换个地方，叫你们没处找，为什么不挪窝儿就地掩埋?……再说，昨天夜里，我睡在里间，你们睡在外间，我一出门儿，你们会不知道?笑话!”

我们去问妈妈。

妈妈更痛快：“怪事!你们把死鸟儿放在哪儿了，我都不知道，我还当你们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呢。我埋鸟儿?我才没那份闲心!一天三顿饭还忙不过来呢。滚!一天玩不够，又生出新花样儿来玩。还不快点儿刷牙、洗脸、吃早饭，也不看看几点了，小祖宗!”

挨了妈妈一顿好骂。

爸爸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小晓。我说有人埋就是有人埋。不是咱们家里的人，你别胡猜!不信，你今天把坑填好，把小伽马换个地方放下，还会有人来埋。”

有了鬼了?

我满腹狐疑。